

张园之所以姓张,因为他最早的主人叫张鸿禄。多年宦海沉浮的张鸿禄,有段时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他在上海所造的一座园林身上。上海人从没见过这样的花园。外观上似乎有些江南园林的影子,入内,却处处西洋园林风格,洋楼、草坪、鲜花、绿树、茶室、戏台……这是真正的洋为中用,张园真不愧是洋务运动中的产物。

张园

李舒

张园的核心建筑,是1892年建成的“安垲第”(Arcadia Hall,意为世外桃源),此楼由有恒洋行英国工程师景斯美、庵景生二人设计,由浙西名匠何祖安承建。安垲第楼分上下两层,开会可容千人,是当时上海最高建筑。

1885年春,张园正式向游人开放。开放之初完全免费,不过,一年之后,儿童免票之外,所有人收费一角。张园的经营,“惟间有一种无知女姬,往往任性攀折,随意摘取。花既缘辞树而不鲜,果亦因离枝而莫顾”,这一举动引得花匠们集体辞职,不得不收点门票。

1893年,安垲第建成以后,张园再次改变了收费制度,入园免费,里面各项活动有各自收费标准,熊月之老师所做的张园研究里,有1909年《上海指南》的张园各项收费标准。张园成了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这里有各种游乐设施,当然,最著名的就是百年前的“激流勇进”,“舟颠荡似悬空坠下”,看上去危险,但其实是买个刺激。这里有各种奇花异草,春兰秋菊,



「淡」味

李佳

在阅读李娟的散文时,从未想过这些文字可以拍成剧。电视剧总是要讲故事的,尤其是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而戏剧性的基础是情节:人物要有任务、有目的;故事推进过程中,要环环相扣、有因果;最好还能嵌入几个不错的反转。而这些都是散文所“欠缺”的,但李娟的散文还是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不知不觉间,《我的阿勒泰》改造着大众的观剧口味。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观剧——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越来越浮躁。我们生活,喜爱繁华盛大,迷恋灯红酒绿,向往功成名就;我们出发,通常是为了确切的抵达;我们的功利心越来越强,追求速度与效能;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有价”的,我们也一切标价;我们向往“有”,总是通过确切可感的事物宣示人生的价值,更极端者,可以为此不择手段;我们必须是忙碌的,而且也越来越忙,一旦慢下来,“空”下来,便无所适从。

我们观剧,亦是如此。我们越来越喜欢“高密度”的故事、“高悬疑”的情节,“超复杂”的人设和“多反转”的人际关系。电视剧里的人,也是停不下来的,剧情人生甚或比现实人生更矛盾、更纠结,乃至一言一行都可能埋下伏笔,但凡有所不慎就“活不过三集”,“凶手”(坏人)总是在“我们”之中,不到最后时刻谁也没法盖棺定论……当下的电视剧堪称“人性万花筒”,剧中的人生可谓如履薄冰。看多了这样的剧,就像习惯了重油重辣、香气袭人,也再不能接受清粥小菜和简单烹调了。这些剧是“调味品”,为寡淡的生活增添了味道,亦同时破坏了味蕾。“五味令人口爽”,于是乎,我们越来越不适应平淡,曾经的清欢至味变得索然无味,纵唾手可得,也不屑一顾,转而不知疲倦地探求高潮和精彩。我们的心,疲惫不堪。——

夏荷腊梅,每到节令,便举办各种花卉比赛。这里每年都有花火大会,国内的潮州焰火、东莞焰火、安徽焰火,国外的东洋焰火,都可以在张园看到,火树银花,满天珠露,珠灯献瑞,宝塔玲珑,焰火灵变奇巧,五色翻新,五色迷离,观者无不目迷心醉。园中有照相馆,当然,客人多半都是青楼女子,“每当春秋佳日,青楼中人喜至张园摄影,取其风景优胜,足以贻寄情人,视为普通赠品”。张园也是当年四马路当红信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见到传说中的“四大金刚”,她们的穿着、配饰,迅速成为当年的城中风尚。张鸿禄的世外桃源,成了全上海人的乐土。

当然不能永恒欢乐,只不过,开心一时算一时。后来,张鸿禄做生意现金流不足,有朋友提议让他以张园地契作抵押,向银行钱庄贷款。张鸿禄忘了危险,他同意抵押,然而不久,生意宣告破产,张鸿禄只得将张园抵押银行,后被王克敏购得,王将土地分割为28块先后出售,这先后建造的28条石库门弄堂内,现共有花园住宅5栋,新式公房4栋,新式里弄14栋,旧式里弄149栋,还有解放后建成的一些老公房混杂其中,并保存至今。园林不再,花卉凋残,张园就这样忽然在上海消失了。1919年1月13日,78岁的张鸿禄在上海去世,他终于和他的前辈们一样殊途同归了。二十年之后,《申报》上仍旧有人怀念张园,说“倩影名园,都理诸荒草”。

生活非要如此目标明确吗?电视剧非要这般情节密集吗?

有人说,《我的阿勒泰》治好了自己的精神内耗。一部电视剧,或许无此“奇效”,但看这部“淡”味的剧,的确可以让人慢下来。剧中,每个人物都有其个性、主张和表达;他们的故事不紧密;他们有爱、有惧、有乐、有苦、有坚持、有失去……亦都不浓烈;在朗朗青天、苍茫草木间,人与天地、生灵、万物融在一起,尊重彼此、感受彼此、触动彼此;寻常生活的琐碎碎碎、点点滴滴,开始变得有趣、值得欣赏;生活在这里的人,无机事、亦无机心,故而既大也小,既清朗又浑融,是一切更是他们自己。由此,人生的真谛终于露出一角来,并借主人公李文秀母亲亲张凤侠的口说:“你看着这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啊,人生到底“为什么”呢?又何苦要“为了什么”?屏幕前的我们,或许就是因此“上了头”,爱上这部剧,顺带忆起了些许久违的“淡”味和坦荡的自由。

年年岁岁龙舟赛,见惯了直道龙舟赛,去年非比寻常处,是我们看到了广东佛山叠滘乡东胜村的龙舟“漂移”。东胜村狭窄的河流中,有一处3至6米的S形弯道,一条长25米的龙舟满载40余人,硬是移植赛车才能做出的“漂移”动作,齐心协力,丝滑般巧妙地“漂移”过弯,引来岸上观众欢声雷动,也让电视机前观看的我们耳目一新,欢呼雀跃。

而我以为,用如此独特而富个性的龙舟赛来纪念气质超卓、特立独行的屈原大夫,才是最浪漫最有意义的。

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官至左徒、三闾大夫。为了振兴楚国,他奔走呼号,坚贞不屈,绝不与黑暗腐败的势力同流合污,不惟沙沉汨罗江,以死明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的超凡脱俗,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他日常的行为处事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晨饮木兰的露水,晚食秋菊的落叶,吮吸大自然的精华,何等与众不同;“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披香草为裳,佩秋兰为饰,显示的是诗人的风雅与高洁;“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则尽展诗人的杀敌报国情怀。这一切,构成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独具个性与飘逸绝俗。



兴来挥翰写兰花 (中国画) 汤兆基

奉老婆命,送女儿去淮海路的一家培训机构读英文戏剧。其间有些许空闲,兜到五原路,想去看看那间老房子。老房子就是一间亭子间,啥也没有,九平方米。洗手间在三楼。

1993年那会,刚被已经谈婚论嫁的女朋友甩了,不高兴见到满是她的遗留物的家,于是就在五原路租了这间亭子间。租金每月一百块。那一年上海有家媒体向社会招聘记者,600个报名,却只招10个。六轮过后,胜出的十个居然来自各行各业,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没有一个记者。海鹏是法院里的,白妹是酒店人事,刘胖是科影厂编导,桑、逸、咏是应届大学生,而我则是木偶剧团的小编剧。认定自己招罗了一群精英的,是后来做到主编的祖老。一个新闻狂人。主张新闻一定要有干预性。所以有事没事就开策划会。有时候一开一整天。不光开全员策划会,还要开小组会。

而那个年龄的我们最爱的终究是白相。所以,经常借口开策划会,挤到我的亭子间聚餐。聚餐基本没硬菜,几

个熟食,一个火锅,啤酒一箱。然后就海阔天空地聊未来。

吃完饭,经常是海鹏、小白、刘胖、我四个人开始打牌。而喝得差不多的桑、逸、咏在床上睡觉。

床很小,一米宽。年龄最小的咏睡最里面,逸是男生睡侧床,一条腿架在床边凳子上,而桑,一半睡在凳子上,一半睡在逸的腿上。至今仍在疑惑,吃了一个晚上老虎凳的刑罚的逸,有着怎样的毅力。

牌打到一半,永远是刘胖睡着了,被海鹏一个耳光打醒,然后胖子说,肚子不舒服,去三楼卫生间,然后又在马桶上睡着了。其间,还真的策划了一些选题,如“过年抱一抱孤儿”“3·15暗访非法最低消费”等等。

单身的我们也有相好的,都没成,而且大多都没正式开始,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如同青春期间到过一阵清香的风,只是现在已经记不清是梦还是现实。

亭子间属于一个大别墅,后来被整体收购改造。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红咖啡屋。我点了一杯咖啡,单

当爱

黄飞珏

军远征异域,然而这段为国而战的荣耀以后却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他蒙受冤屈,大学毕业后到湖北秭归一偏僻的农机厂工作,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可想而知。秭归是屈原故里。上世纪70年代初的某日,他乘帆船前往秭归县城办事,到码头后往上爬坡。在石阶尽头,只见一座斑驳破旧的牌坊,但“屈原故里”的题词清晰可见,题下落款是郭沫若。在秭归八年间,每当他踏上城关的土地,首先照面的就是这座不倒的牌坊,蓬头垢面地挺立着。而十几里路外的屈原庙,也是钱老师回厂途中稍事休息、等候木筏过长江的必经之地。残破的庙宇中,诗人的泥塑木雕像早就蒙灰染污,衣衫褴褛,弃于残垣断壁之一角,无人问津。直到1978年枫叶红了的时候,它们才与彼时的中国一起迎来命运的转机。

龙舟漂移与屈原大夫

刘蔚

钱老师说,秭归八年,他从未听人谈起过屈原,心中多少有些悲凉。不过,我倒以为是,屈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人的影响是个恒量,短暂的蒙尘只是特殊时期的变量。正如李白所言:“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上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视

纪录片《话说长江》,其中一集讲荆州。战国时楚国的都城郢就在荆州附近的纪南,当年宫殿成群,街市繁华,如今却只剩下一些台基和土堆。而屈原的品格连同他创作的“楚辞”却光耀千秋。这不正表明李白的这两句诗写得实在是太好了吗?

第一回走进福州路上的书店,应该是跟着父亲去的。父亲在我八岁之前只有过年才会回到上海小住一段时间,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家里一直订阅的一份《文汇报》、一份《红旗》杂志和他的一橱藏书陪伴了我的童年,所以打小,我的生活里,书报刊从来不曾缺席,是“不响”的父亲为我播下读书的种子。

当年要去一回福州路,交通倒是方便的,坐一辆49路就可以了,只是来回要花两毛钱,成本太高。真正比较频繁地到这里淘书要到大学时期,因为每天走读,买了一张月票,不必为来回的车钱而犯愁了。

大学时期,父母亲与早已工作的姐姐们都支持我买书,但零花钱毕竟是有限的,那么旧书店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有时候下午没课,我就会坐21路电车先到海宁路的上海书店四川路店转转,随后步行一段路到四川路桥报刊门市部看看,再换乘17路电车到福州路,在上海书店、古籍书店痛痛快快地漫游两三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是会满载而归的。这个时候,家里的书橱添置了,我的藏书量直线上升,已经超过了父亲。因为我的不善收纳,父母亲都成了我的图书保管员。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加入了书业大军,成了一个“做书”的编辑。与福州路上的书店缘分无可避免地越来越深。2006年至2021年,我在这条马路上工作了15年,我已经不光是一个淘书人,作为一个“做书人”,我自然成为作者、出版社、书店之间联系的纽带,越来越多地成为一档档阅读推广活动的“幕后推手”,艺术大家周慧珺、戴敦邦、吴颐人、汤兆基、龚继先等被我邀请到艺术书坊、古籍书店签署新书,周慧珺老师在艺术、古籍两家门店两次签署创造的销售纪录,大概保持了十多年,反正我是破不了自己留下的纪录了,期待将来吧。

在书店的舞台上,我的潜能得到了意外的深度开发,原本也像父亲喜欢“不响”的我,居然成了一场又一场活动的“金牌主持人”(陈子善老师所封),我从福州路起步,主持到了淮海路沪港三联书店,也主持到了黄浦区明复图书馆、徐家汇书院等区级图书馆……甚至在福州路上赫赫有名的艺苑真赏社,我的名字出现在了“策展人”的位置上。朋友们封我“艺术百搭”的雅号,这可真算是坐了。何以我有这点“文化自信”?我想这是近半个世纪逛书店逐步培养起来的。今天我所做的,是在感恩、报恩滋养了我大半辈子的书店。

坐在一张二人桌上,位置就在当年的亭子间。一下,她请我吃饭,或者我请她也可以。我说,我要去接女儿放学了……

其实我只想说些三十年以后的事,海鹏死了,刘胖子出国了,其他人基本泯然众生,而我基本忙于接女儿和服侍老人。

我走在五原路上,淮海路上,耳边蓦然响起一首歌,当爱已成往事。

我说我在这楼住过。她大为惊讶,然后兴奋,然后说要开直播。我说我有事,要走了。她说别走,聊

一下,她请我吃饭,或者我请她也可以。我说,我要去接女儿放学了……

其实我只想说些三十年以后的事,海鹏死了,刘胖子出国了,其他人基本泯然众生,而我基本忙于接女儿和服侍老人。

我走在五原路上,淮海路上,耳边蓦然响起一首歌,当爱已成往事。

我说我在这楼住过。她大为惊讶,然后兴奋,然后说要开直播。我说我有事,要走了。她说别走,聊

一下,她请我吃饭,或者我请她也可以。我说,我要去接女儿放学了……

书缘

杨柏伟

